

# 张炜小说中的龙口方言词汇语法现象\*

姜 莉

(西南科技大学 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摘 要】**张炜在小说创作中使用了一定数量的龙口方言词语,使其小说在语言上更具特色。其中部分方言词语在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与普通话有所区别,方言词语的运用在刻画人物形象、反映地域文化及激发读者情感等方面都有突出的作用。

**【关键词】**张炜;龙口方言;词汇;语法

**【中图分类号】**H1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1-0022-04

## 一 引言

龙口市地处胶东半岛西北部,面积893平方公里,人口63万。钱曾怡先生在《山东方言研究》(2001年)中根据各地方言的特点,将山东方言分为两个层次:东区和西区。其中,东区内部又分成东莱片和东淮片两个方言片;西区内部部分成西鲁片和西齐片两个方言片。龙口方言隶属于东区东莱片。

张炜,男,1955年11月生,山东龙口人,原籍栖霞。1980年开始创作,迄今发表850万字的作品。张炜生在龙口,长在龙口,直到十六岁后出去闯荡多年又回到故土继续写作。龙口的世态风情和风俗习惯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张炜小说语言的艺术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对龙口方言的恰当运用。他的小说中所选用的方言土语形象生动,容易理解。“早在他的中篇小说《蘑菇七种》及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中张炜就表现出了对土地和民间的乡土生活的关注,一种来自民间的语言因素也开始慢慢的滋长,逐渐融于他的写作中。《丑行或浪漫》在语言上最突出的特色就在于对方言口语的成功运用,方言口语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个充满地域文化色彩的乡土世界。”<sup>①</sup>张炜在谈起这部小说时曾说:“这本书在语言的河流里上下翻飞,让它冲洗得崭新崭新,又让它带到很高远的意境,这正是我在长期的写作生涯中梦寐以求的状态。我以前说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方言才是真正的语言。我想抓住‘真正的语言’。文学写作从根本上还不能依仗普通话,因为它是一种折衷过的语言。”<sup>②</sup>本文将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来探讨张炜小说中的方言现象。

## 二 张炜小说中的方言特色

### (一) 地域味儿十足的方言词汇

张炜的小说通过方言的运用形象地展示了龙口的地域文化风貌。他在描写龙口海滨、乡村生活

时,所用的方言词汇,形象地表达了龙口人的思维、习惯和文化心理,大大强化了小说的地域文化意味。龙口方言里有很多词语反映了本地特殊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习俗,这些都是为了适应本地人民的交际需要而产生的,属于方言创新。

#### 1. 写人

作品中有很多关于人物的描写,不直称其人,而是用了借代、比喻、谐音等修辞手法。这些手法的运用,使当地人浓厚的喜好褒贬色彩现于纸上,引人联想,达到突出人物形象,使叙述具体生动的表达效果。例如:

(1)西莱子:龙口人经常对那些来自山东中西部的人叫“西莱子”,这种称呼具有鲜明的贬义色彩,仿佛“西莱子”就是贫穷、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他们不雅的举止被称为“西莱子”款,其口音被称为“西莱子”腔。

我费力地打听着西莱子姑娘,最后才得知她仍在这片荒原上的葡萄园里操劳,如今已经与她的丈夫分离了,带着她刚刚三岁的小女孩果果,在那片葡萄园里安了家。《面对星辰》

(2)茭鲛:茭鲛鱼,一种剧毒海鱼,将人比喻成茭鲛是当地人对外来者的蔑称。嘲笑外来者木讷、蛮干、不懂风俗习惯。

外乡人啊,茭鲛在草里产子啊,咕咕叫了!别往平原上跑了,别跑了,别离开祖祖辈辈的窝儿呀。《金米》

(3)喜蛛:蜘蛛的一种,体细长,色暗褐,脚很长,谐音作“喜兆”,古时以其出现为喜兆。将人比喻成喜蛛,表达了说话者内心的喜爱之情。

其实老铤从来没对小喜蛛动一手指头,小喜蛛还是怕他。《金米》

(4)泼浪货、野蹄子浪货:这两个词通常指称女人,形容她们泼辣、能干、有野性,把女人比喻成

收稿日期:2008-10-25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就诸多有关问题请教了郑剑平教授,谨致谢忱。若有谬误,概由本人负责。

作者简介:姜莉(1984—),女,山东龙口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

“货”,语气中带有贬义色彩,表现了对这类女性的蔑视。

“女的呢?那个大腕撇得比马还高的泼浪货呢?”

“大婶要生下你这野蹄子浪货,早卷巴卷巴扔进河里了!”(《丑行或浪漫》)

(5)物件:本指东西、物品,在小说中贬称人。这个词与前一组词类似,都是将人比喻成物,不同的是这个词使用的范围较广,可以指称女人也可指称男人和事物。

“听说她娘家妈就是个疯跑野拉的物件,一口气往南把男人睡恣了。”(《丑行或浪漫》)

……今后战家花园养的牛啊马啊,所有粪便都得送给宁家,“俺要往山峦上使哩俺喜欢这些大臭的物件哩!”(《家族》)

## 2.名物

张炜对事物的描写,不像经纬度定位那样刻板。而是赋予它一定的灵魂,将事物表现得活灵活现。例如:

(1)抓钩:刨土农具,有三个较长的钉齿组成,一端装有长柄。将小铁耙说成抓钩,使事物更加形象、生动。

他牙齿咬的格格响,一声不吭,两手像抓钩一样从土里抓出草根。(《王血》)

(2)老洋:即深海。深海里居住着各种大型鲸类和鱼类,情况复杂、危险,捕鱼船只一般不敢进入这片海域。将深海说成老洋,带有拟人化的色彩。

我冬天落进水里不止一次,海里的冰碴割开我的肉,我就咬着牙,海水墨黑墨黑,大浪吼得吓人,也不知掉在哪片老洋里了,心里想,死是定了的。(《海边的雪》)

(3)窝棚:即草棚,简陋的茅屋。这里用了比喻的手法,将人住的地方比喻成窝,形容茅屋的狭小。

他会小心翼翼地将精灵载回去,让它看看人间的窝棚……(《海边的风》)

## 3.摹声状貌

作品中有很多摹声状貌的词语,这些词语极具地方特色,在普通话中不常见。当地人采用了同义词连用如“拖音拉嗓”或加词缀的方法如“血乎淋拉”等进行造词。外地人听龙口人说话,感觉很生硬,但通过这些词语就可以发现龙口方言非常形象生动。在无形中渗透了龙口人憨厚、耿直的性格。例如:

### (1)吱哇乱叫

大鱼大肉不嫌腻,野菜草根也能嚼。俺想趁着

天暖在这草窝里生个小娃,搂抱在怀里吱哇乱叫,就像黄鼠狼欢欢喜喜得了一窝小崽儿。(《你在高原·西郊》)

### (2)拖音拉嗓

她不停地骂着小童仙,咒他“不得好死”,一双手在胸前拍打着,拖音拉嗓地叫:“天上有眼地有灵,让你出门遇见黑煞星!”(《女巫黄鲩婆的故事》)

### (3)血乎淋拉

你如果莽撞了、磕疼了她,那就怨不得伏在暗中的尖刺儿扎伤了你。大喜的日子把自己的身子弄得血乎淋拉,怎么说也不值啊!(《刺猬歌》)

### (4)痴跑野拉

俺妈年轻时不正经,跟人痴跑野拉的,没少给俺爹招惹事儿。(《你在高原·西郊》)

## (二)方言中的特殊语法现象

作品中有许多特殊的语法现象,乍一看,有古代汉语的影子,如:同义复用、词类活用等。其中有的与现代汉语相一致,也有异于现代汉语的地方。

### 1.同义复用

例如:表示颜色的形容词,通常是“AB”式,但在龙口方言中最常见的是“ABAB”式,这种结构能使颜色的程度加深。

(1)彤红 彤:赤色,《书·顾命》:“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颖达疏:“彤,赤也。”

一夜的辩解,没有目标的辩解!我推开了被子,走下来……太阳从窗口射进,彤红彤红。(《梦中苦辩》)

(2)赤红 赤:比朱红稍浅的颜色,亦泛指红色。《礼记·月令》:“(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驾赤马。”孔颖达疏:“色浅曰赤,色深曰朱。”

这个湖最里面不知有多么深,因为没人到湖里去。湖里有一个兽,有一回站在当心被人看见了,就没有人敢下水。谁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兽,有人说是红的,赤红赤红。(《问母亲》)

(3)墨黑 墨:黑色。《说文》:“书墨也,从土黑。”明陶仪《辍耕录·墨》:“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中古方以石磨汁,至魏晋时始有磨丸,乃漆烟松煤夹和为之。”

我冬天落进水里不止一次,海里的冰碴割开我的肉,我就咬着牙,海水墨黑墨黑,大浪吼得吓人,也不知掉在哪片老洋里了,心里想,死是定了的。(《海边的雪》)

### 2.形象、生动、丰富的词缀

龙口方言中的动词和形容词词缀很丰富,它们不仅是一种构词方式,还具有

恰当的表情、表势的作用,它们有的表示随意的语气;有的表示厌恶的感情。有的还常常重叠使用为“ABAB”式。例如:

(1)弄:常用作动词后缀,多表示手拿着,摆弄着或逗引着,加上这个词缀,使动作的幅度变小、变轻。例如:引弄 拨弄 逗弄 团弄

黑儿大手一挥:“没什么,谈个正事儿,我来问你,你整天引弄孩儿们穷跳穷嚎,这些天总共认了多少字?”(《丑行或浪漫》)

“那会儿我刚学会走棋子,闷了就胡拨弄……”(《海边的风》)

(2)溜:形容词前缀,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很”。有加深程度的作用,不附加任何感情色彩,儿化后可表令人喜爱之义。例如:溜圆 溜滑 溜齐

加前缀的形容词也可按“ABAB”式重叠,重叠后表示程度更强。例如:溜圆溜圆

早些年多少水光溜滑的大姑娘乐得凑付这把骨头。我也凑付过。(《古船》)

瞧眼睫毛夹得溜齐,待会儿咱要哄得你小满月亮儿一样听话。(《丑行或浪漫》)

小擀面杖在案板上灵巧地滚动,饺子皮雪白雪白,溜圆溜圆地从杖下碾出来——这一切都是艺术。(《童眸》)

(3)巴:既可以作形容词后缀,又可以作动词后缀。作形容词后缀时多带有贬义,如:窄巴 紧巴;作动词后缀时,大多对它前面的动词具有选择性,一般是指由人发出的可控制的动作,这些动词一般是动态动作或心理动作,大都具有“反复、随便”之义,如:捏巴、砸巴、踩巴、撕巴、擦巴、按巴。

见素走上前去握手,说:“这里太窄巴……这是一处分店。”(《古船》)

做成卡片吗,再把它们排列好,最后这些书一本一本理顺,把上面的灰尘擦巴擦巴……这工作也够你干上几个月了。(《你在高原·西郊》)

她翻一下身子说:“天一阴我浑身的骨节就疼,你给我按巴按巴。”(《家族》)

此外还有叠音后缀,叠音后缀是指加在单音节(有时也可以是双音节)形容词、动词或名词词根之后,构成新的附缀形容词。叠音后缀一般重读,没有明确的词汇意义,它的作用在于使词根的程度加深,附带某种感情色彩,使表达生动形象,例如:细溜溜、稀溜溜、可怜巴巴、眼巴巴、急火火、恣悠悠、野生生等。

我该当有你这么一个儿子,细溜溜的,像条长虫。(《海边的风》)

一个地上钻了无数洞眼的铁瓢就悬在高处,里面盛满了稀溜溜的淀粉糊糊,有人用手在上面拍打,无数条银色的粉线就漏下来。(《古船》)

这个孩子又熟悉又陌生,可怜巴巴,是个长不大的男孩。(《古船》)

他一个小时连一个小时站在路旁,眼巴巴看着。(《能不忆蜀葵》)

他们见说得合情合理,就急火火去龙口码头那儿截人了。(《丑行或浪漫》)

大贞子听了只是笑,坐在全家漆得最漂亮的一个凳子上,恣悠悠的甩动腿脚。(《看野枣》)

### 3.词类活用

词类活用的现象在古汉语中较多,现代汉语中也有活用现象,但远不及古汉语使用得那样普遍。在作品中,词类活用大多是名词、形容词等用作动词,而且还隐含着动词儿化现象。这些词语生动活泼,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把读者不知不觉带进作品的意境中去。例如:

(1)蔫:作形容词时形容花草枯萎,颜色不鲜艳,进而比喻精神萎靡、呆滞。在这里用作动词,有打瞌睡之意。

海上老大每当这时候就要蔫(儿)上一会儿,打打瞌睡。(《父亲的海》)

(2)野:可作名词或形容词。作名词时意为郊外,离城市较远的地方。作形容词时引申为放荡不羁、不守约束。在这里用作动词,有长年居住在外不回家的意思。

外祖父快在外面野了半辈子了,又被人鼓动着,跟姥姥回来住。

(3)晌:本是名词,指正午或午时前后。这里用作动词,有到中午的意思。

他一拍脑门说,还真天晌(儿)了,肚子饿了,也该吃饭了。(《古船》)

### 三 余论

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方言是作者刻画人物形象,揭示地域文化和激发读者情感的得力工具,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表现手段,更是当代语言学家研究历代语言面貌的重要根据。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指出:“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发达上去的就是专话。这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sup>③</sup>

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方言可以达到以下几种效



果:

1、“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的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sup>④</sup>胡适先生的这段话充分肯定了方言刻画人物形象的文学功能。

2、方言的使用有助于强调和凸现地域文化。方言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一个标志,适当使用方言能够创造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在张炜小说中

言土语和普通话互相映衬,表情达意,共同叙述故事情节、渲染环境氛围、刻画人物形象、体现当地风情,具有切情切景的艺术感染力。<sup>⑤</sup>

3、方言的文学功能也表现在“情感激发”上。任何言语行为都是一个由说话者说出到听话者接受的过程,文学言语行为同样如此。成功的作品要争取最大限度的获得读者的认同,就不能不努力激发读者的情感,而要在情感层面取得读者的共鸣,方言显然在很多时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张炜小说中对龙口方言的熟练运用,就充分展现了方言的文学功能。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 王华.新时期小说中的方言问题[D].华中师范大学,2005:17.
- ② 张炜.奔跑女神的由来——关于《丑行或浪漫》的对话[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258.
- ③ 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7.
- ④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5.
- ⑤ 夏中华.《大漠孤烟》方言土语的运用极其艺术效果[J].修辞学习,2002,5.
-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 [2]黄景湖.汉语方言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
- [3]中国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 [4]柯玲.论方言的文学功能[J].修辞学习,2005,3.
- [5]李如龙.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6]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7]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差异的比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 A study on the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Phenomenon of Longkou Dialect in Zhang Wei's Novels

JIANG L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10)

**Abstract:** Zhang Wei uses a certain number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which come from Longkou dialect in his novels with the purpose of making his novel more characteristic in language.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some Longkou dialectal words and expressions and Putong Hua in the aspects of vocabulary and grammar. The use of the dialectal words and expressions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depicting the image of figures, reflecting the local culture and inspiring readers.

**Key words:** Zhang Wei; Longkou Dialect; Vocabulary; Grammar